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四十五回 莽將軍奪首級報信 刁佞黨乘機隙施謀

詩曰：飛龍立志報深仇，定數安排命不猶；
未雪夫冤先喪命，奸臣乘隙復施謀。

按下慢表焦廷貴前往楊府。再說孟定國雖吃酒過多，到底心中還是醒的，想一會也覺心驚。這孟定國不獨前時出陣殺過多少將兵，就是目下征西，也不知傷了多少番兵性命。他原上是陣英雄，何故此刻著慌起來？只因想到狄爺完婚只得六七夜，聞他天天在書房內安睡，今夜一刻把夫人殺了，到底不知何故！慌忙叫聲：「千歲，為何將夫人傷害了？」狄爺說：「楊滔叫女兒來行刺本藩，今夜殺了此女，除卻禍根。」說罷，復回書房坐下。

此夜孟定國滿心疑惑，總要問過明白，又進書房說：「千歲，到底夫人有何不是？望求說個情由。」狄爺說：「你不要管，且往外邊去罷！」孟定國說：「只恐楊滔不肯甘休，如何是好？」狄爺說：「這也不妨，頂天大事自有本藩承當，你且去罷！」孟定國心中疑惑，出至西樓，喚醒了三位英雄說知其故，彼此皆驚，齊到書房來動問。此時狄爺將其情由細細說知。眾人猜測一回，劉慶說：「千歲，你在本朝無非殺過一個王元化，並無傷害第二個人，如何楊氏說：『與丈夫報仇』？卻是奇怪了。」張忠說：「這楊滔懇請聖上為媒，千歲奉旨成親，非同小可。楊滔之女乃是個黃花女子，那裡有丈夫的？必然千歲聽錯了。」狄爺說：「那裡話來，本藩自是聽得明明白白的。」李義說：「想那楊氏是個黃花之女，焉能有與丈夫報仇？事之定然千歲錯聽，屈殺他。」狄爺說：「就是錯聽了，你們且往外邊去罷。本藩要睡了。」四人聽罷，連忙退出外廂，你言我語，說他必然多吃了幾杯，發想酒癲來殺害了此女，只怕楊滔不肯甘休，又有風波在目前了，且不管他，待到來朝便知分曉，不表四人之言。

再說狄爺在書房內想去思來，覺得怒氣沖壯，又難以測度其原由。想了一會，嘆聲：「莫非又是龐洪之計，與楊滔同謀來算賬的！」冷笑一聲說：「若是龐洪用計，顯然惡毒。豈知計又落空，陷害不成了。且待來朝奏知聖上，處分便了。」又想：「想來母親業已睡了，不可驚動他。本藩坐等天明便了。」此時想起兩椿法寶，復進房中，一見吃驚非小，恨說道：「罷了，你這賤婢，毀壞了法寶，把你屍碎為泥尚不足以當其罪！」只得一併拿至書房，待明日將此為憑奏知聖上。此時，狄爺昏昏沉沉，坐待天明。按下休題。

再說莽人焦廷貴，想來這楊滔之女要殺害狄爺，一路行走思量，心中大怒，拿了首級，跑開大步，已到了楊府門首立著，將大拳打門，猶如擂鼓。府中門上人還未寢，聽見府外邊大聲喧嘩的打門，急忙拿了燈火，出外開了府門，大喝：「那個狗頭，夜靜更深，敢大膽在此吵鬧！」焦廷貴喝聲：「瞎眼的蠢物，且看看老子手中是何寶貝？」門上將燈一照，嚇得大驚失色，連忙問道：「因何你拿個首級在此？」焦廷貴笑道：「你倒也好眼力。快去報知你家楊滔，我乃狄王爺的焦廷貴。今夜王爺殺了你家小姐，如今拿首級來還老楊，快去罷！」門上說：「不好了，殺害了小姐！」焦廷貴說：「這有何希奇！我家王爺征西殺了多少人，何況個把女子。」說罷跟隨了門子一齊直進。此時楊爺還在書房看書未睡。若是主家未睡，一眾家人手下也不敢睡。門子一重重叩門而進，直至內堂上。焦廷貴尚未見到楊爺，便高聲叫道：「老楊快出來！你家女兒回來了。」楊家人見他手拿血淋淋的人頭，大驚，連忙動問。此時門上進內稟知，楊滔聞說，嚇得目瞪口呆，急急抽身出外，問道：「焦將軍，這個首級何處拿來的？」焦廷貴說道：「你自己的女兒也不認得麼？你且拿去看認分明罷。」此時，楊滔雖然知道不是親生女兒，也覺驚慌，假意說道：「因何成親幾日就送了命？兒啊，到底有何緣故？為父全然不曉，可憐你死得好慘啊！」又問焦廷貴說：「為何你家千歲把我女兒傷害了？」焦廷貴說：「這是你女兒不好！」楊爺說：「到底有何不好！」焦廷貴說：「他要與千歲同睡，豈知千歲偏不喜這件事情，你女兒放起蠻來要殺千歲，反被千歲殺了。老楊啊，我今還你女兒，且拿去收藏好。」說完，轉身跑出府來，家人持火引道，一直回歸王府去了。不表。

再說楊滔把飛龍首級細細一看，長嘆一聲說：「飛龍，你一心要報丈夫之仇，混進中原，投身相府國丈，施下巧計，下官將就好機謀。豈知你夫仇未報身先喪，弄得今日下官毫無主意。怎生調停是好！」想了一會，說：「罷了，不免連夜去見國丈，看他如何打算罷了。」此時也不換衣，隨身便服，即吩咐小使持了燈籠，乘了小轎，四個家人跟隨而去。此刻二鼓將殘，只見街道民家燈收夜靜，寂寂無聲。直到了龐府門首，家丁把府門叩開通名。若問做了當朝宰相，真乃勞碌非凡，各省奏章，一切國務，一一留心細看，好待明朝達呈御覽，不到二更不能睡，到了五更又要上朝。所以合著古語兩言：只愛做官千日好，不及農夫半日閒。

此時太師正要安睡，忽見家人傳說戶部楊老爺有急事要見太師爺。此時龐洪一想，這楊滔這時候還來相見，有何急事？也覺心疑不定，又有兩句古言：

日間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心不驚。

龐洪想一會說：「莫不是飛龍殺害了狄青前來報知！」急忙傳命請來相見。國丈便服出了書齋。楊滔走進府堂中，因有眾家人在旁，回到書房坐下。楊滔叫聲：「國丈，不好了！飛龍要殺狄青，反被狄青殺害了。差焦廷貴把飛龍首級拿來還我。這件事情還是私下調和了，還是奏明聖上？下官事在兩難，思想不來。所以深夜到來，請國丈高明主見如何。」此時龐洪聽了，好像半空中照定頭腦打個大霹靂一般，說：「飛龍啊，老夫只道你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因此用出機謀，力薦你出，指望你把冤家除了，使我翁婿心中遂願。豈知今日你畫虎不成，真乃可惜了這飛龍也。」楊滔說：「國丈，如今長言不如短語。到底怎樣調停為妙？」龐洪聽了想一會說：「楊大人，如若私和了是造化這小畜生的，飛龍性命豈不枉送他手！此時一不做二不休，你來朝奏明聖上，只說狄青無故殺妻，傷害了你女兒。況且聖上為媒，非同小可，那怕他勢大封三，照依國法森嚴，若是犯罪，也是一體。」楊滔說：「倘飛龍有甚破洩之言，聽人狄青耳中，他執此為憑，如何是好？」龐洪說：「這是死無對證之言，那裡作得證？如憑若聖上姑寬不究，老夫定然在旁頂力，說他無故殺妻，應該抵命。此時看他小畜生逃得那裡去。」楊滔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奏明聖上便了。」龐洪說：「又有一句要緊關的，說話切不可露出飛龍兩字，總要認定鳳姁女兒，這場是非，包管贏的。若除了狄青，老夫不忘你的情，願謝金銀與你楊大人。我還要慢慢奏知聖上，加升吏部之職。決不相負的。」原來楊滔最是貪財物之輩，聽了國丈之言，得意洋洋，作別而去。

再說五更三點，天子尚未登坐金鑾，文武官多在朝房敘候。眾文武耳風一聞此事，盡皆著忙。楊戶部說聲：「狄千歲，後生家何必作此威頭，仗著太后娘娘的勢力把我楊滔欺負，無端殺害妻子，全無國法，下宮女兒之仇一定要報的。」狄爺冷笑道：「你為人定了禽獸之心，使出這樣毒計，思量要陷害我狄青，幸喜我命不該終，不中你奸計。今日你害人還害了己，正是燈蛾撲火自燒其身。」二人爭論不一，龐洪假意來勸解說：「二位何須爭辯，少刻奏知天子，自有國法公論。但他無故殺妻，過於殘忍，罪卻不少，狄千歲也應知其法律！」狄爺聽了說道：「縱然嘗命，我狄青豈是貪生畏死的麼！」國丈說：「千歲不如聽老夫的言，私下調和了好。若要認真起來，總要抵命。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太后娘娘也是遮蓋不得了。」狄爺說：「你差矣！我狄青並不用著娘娘的遮蓋，所以前時不願無功受職。當殿比武，險些喪了性命，皆因不把太后娘娘倚靠。解送征衣，到外邦之後，又蒙國丈美情保我征西。若然倚了娘娘的勢力，決不使天牢禁母。所以屢被奸臣美計所算，平服西遼，苦樂皆由自己擔當。今日聖上自有國法處分，是非曲直悉憑聖上公裁，何勞國丈之言！」龐洪聽了，呵呵發笑，說：「是極，原是一個硬性英雄，老夫失言了。」